

中图分类号:K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6)06-0099-(09)

东地中海地区古代民族的交流及其文化特性

刘 健

(中国社科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 要: 所谓的东西方文化的界限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但是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在今天的古史研究中,东地中海海岸被人为地看作东西方的界限。事实上,东地中海地区居民自古以来的频繁移动使得他们原有的语言习惯、生活习俗逐渐融为一体,在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多个方面一直表现出一致性特点。

关键词: 东地中海地区;语言;生活;文化;民族;居民

地中海位于亚、非、欧三大洲之间,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一个“群海联合体”。^{[1][2]}地中海辽阔的水域将三大文明地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彼此分开,又使它们连成一体。许多古代民族分布在这个内海周围,尤其是东海岸地区。虽然他们属于不同的人种和语族集团,但是,就地中海地区的古代历史而言,他们构成了一个整体。在这个地区,古代诸民族频繁迁徙、交往,并随之产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所谓的东西方文化的界限当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这已经被学界所公认。但是,正是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即使在今天的古史研究中,东地中海海岸也已经被人为地看作东西方的界限,也因此,古代史研究也被人为地划分为东方史与西方史。本文试图解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生活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古代居民在民族属性上有何联系与差别?东地中海古代居民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理解他们在各种观念习俗上的同一性?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否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在安那托利亚高原东南部的查塔·休於和叙利亚北部的杰里科这两个人类的史前遗址中,考古发掘已经发现了当时居民进行海上贸易的证据。远洋航行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沿海贸易显然已经在史前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即使这样的贸易活动在当时仍然是零散的偶然行为。贸易活动的范围也不会很大,大概仅限于地中海东部的部分岛屿,但是,史前居民的交往与交流已经存在。

我们不知道这些史前居民的民族属性。我们知道的是,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左右,印欧人开始在地中海地区出现。在黑海及其沿岸的考古发现证明,最早的印欧移民从黑海北岸分开,一部分向东经黑海东岸进入西亚地区,另一部分在黑海西岸再次分开,其中一部分进入安那托利亚高原,成为赫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进入巴尔干半岛,成为早期希腊人的一部分。

从狭义上说,赫梯人专指一支迁移到安那托

收稿日期 2006-10-08

作者简介:刘 健(1969-),女,吉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利亚中心地区的印欧人,他们与同属于印欧人的卢维人和帕莱人或同时或先后迁徙到安那托利亚地区。广义上的赫梯民族,则指包括耐塞特人、卢维人、帕莱人和当地土著的哈梯人在内的多民族的统一称谓,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来自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叙利亚地区的居民。赫梯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是印欧语言中最古老的一种,但文字则是在到达安那托利亚高原之后产生的,他们借用了两河流域地区的楔形文字书写体系,用楔形文字符号表达印欧语言的音节,并大量借用苏美尔语及阿卡德语词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赫梯语言文字体系。

大约公元前1900年,第一批说希腊语的移民进入彼奥提亚、科林提亚和阿哥利斯地区,他们可能是说伊奥尼亚方言的希腊人。大约公元前1600年,说阿凯亚方言的希腊人大概从中希腊西北边进入并占据了希腊东部和南部地区,他们是迈锡尼文明的建立者和主导者。^①

比印欧人的活动更早的是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两河流域居民和古代埃及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最早的创立者是苏美尔人。与苏美尔人几乎同时或者先后到达两河流域地区的还有一部分塞姆人,他们与苏美尔人共同创造了两河流域地区最早的文明,虽然我们命名为苏美尔文明,但从苏美尔语言和地名中多处具有塞姆语言特色的词汇、地名就可以发现,塞姆人从一开始就参与到文明和历史的创造过程中了。从那以后,塞姆人就逐渐成为两河流域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主人。

苏美尔商人的贸易范围十分广泛。他们沿幼发拉底河上溯到达了今天叙利亚北部地区以及安那托利亚高原东南部地区。^[3]虽然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苏美尔人曾经参与过地中海海上贸易,但这些地区具有靠近地中海东岸及北岸的地理位置,而且,从这些地区发现的大量史前居民使用贝壳的证据也证明当地居民早已经建立了海上联系,苏美尔人从事海上贸易的可能性并非没有,苏美尔人很可能从一开始就已经把地中海纳入自己广阔的贸易网络之中了。

进入有史时代以后,地中海地区各民族的交往有了更多的记录。在两河流域地区,苏美尔城邦时代末期,新的塞姆人部落迁徙而来,建立了专制国家,他们就是阿卡德人。阿卡德人创造了属

于塞姆语系的阿卡德语,但在文化和民族意识上则靠拢苏美尔人,成为苏美尔文明的组成部分。苏美尔人继续在地中海东岸扩展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势力。阿卡德人领袖萨尔贡曾说,他曾到达过“上海”和“下海”,并用那里的海水洗涤他的武器,并派遣阿卡德公民统治这些领土,^[4 I P11]这里的“上海”就是地中海。萨尔贡的孙子纳拉姆·辛还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建立了边境防御要塞,纳拉姆·辛时期的领土观念也超越了萨尔贡时期的“上海”和“下海”的范围,向更广大的地区扩张。^[5 I P306-315]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疆域已经到达地中海东岸,约公元前2055年,舒尔吉王发兵巴勒斯坦地区,开始向地中海东南沿岸地区扩展势力。这时,苏美尔人已经沿幼发拉底河的水上贸易通道将波斯湾与地中海连接起来,形成了沿海与陆路贸易的统一网络。

乌尔第三王朝的辉煌是苏美尔人在历史舞台上的谢幕曲,又一波移民浪潮吞没了苏美尔人。新移民阿摩利人逐渐掌握政治军事及经济权力,接受苏美尔文化,并融合了自身游牧民族的文明特色,创建了新的民族及民族文化,它就是巴比伦民族文化。

巴比伦人在苏美尔文明的基础上创立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巴比伦文化,确立了民族的祖先神、祖先神话、创世神话等一系列经典。公元前16世纪开始,加喜特人加入并强化了巴比伦人的民族认同意识,确立了民族宗教仪式。公元前7世纪,迦勒底人则在亚述人的统治下振兴了巴比伦人的民族文化,并将之推向顶峰。我们今天看到、了解到的巴比伦文明多归功于迦勒底人。阿摩利人、加喜特人、迦勒底人以及其他规模大小不一的塞姆移民部落共同组成了巴比伦民族,创造了民族文化。同时,在两河流域地区的北部,亚述民族也在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亚述民族最初的构成成分与巴比伦人相同,均是阿摩利人,后来,越来越多的塞姆移民迁到这个后来被称做亚述的地区,新移民也以亚述人自称。亚述人创立的国家与巴比伦国家在以后的2000多年里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他们的势力此消彼长,构成了两河流域古代民族发展的主旋律。

两河流域的移民浪潮及复杂的政治局势变迁并没有截断两河流域地区与地中海的联系。在两

河流域地区建立了大大小小城邦国家的阿摩利人多来自叙利亚地区,与地中海沿岸的联系很可能早已有之。巴比伦第一王朝杰出的统治者汉穆拉比建立了一个空前广阔的帝国,其统治疆域同样也已经到达地中海东海岸。古巴比伦商人的足迹也继续向四方扩展,商人们祈祷:“对于漂泊在海上畏惧风浪的人,请给予他慰藉。”^[2]

公元前14—公元前13世纪,近东各国,包括赫梯、埃及、巴比伦、米坦尼、亚述等国之间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他们通过信件往来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互相交换产品和特产,并以通婚等形式巩固相互间的关系。^[6]1887年,考古学者在埃及北部的阿马尔那发现了大量用楔形文字书写的书信,证明在公元前14—公元前13世纪,古代近东地区曾经有过一段各国频繁交往的时期——“阿马尔那时期”。在联姻和商品交换过程中,近东各国之间也进行着广泛而频繁的文化宗教交往。这个体系中除传统强国,如埃及、中巴比伦、赫梯国家外,亚述中王国、叙利亚的乌加里特等国家也逐渐参与其中。在他们之间频繁的书信往来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来自爱琴海和地中海国家的信息。

亚述帝国时期,国家主导了与地中海的贸易活动。亚述王埃萨尔哈东曾与腓尼基人的推罗王巴阿鲁签定条约,约定“若巴阿鲁的船或推罗人在腓力士或亚述边境沉没,船上的一切货物归属亚述王埃萨尔哈东,但船上的人不包括在内,他们必须全部返乡。”^[7] P533-534) 亚述王及以后的新巴比伦王先后在巴勒斯坦地区用兵,两河流域人已经与地中海人建立了直接、长期交往的网络,这些交往不只是经济上的,还有政治上的。

大约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在安那托利亚高原中部建立政权的赫梯人开始在文献中记载他们与希腊人国家阿黑亚瓦的关系。^[8] P97-104) 赫梯人与爱琴海及地中海北岸居民的交往记录也频频在赫梯文献中出现。赫梯学研究成果已经完整地勾勒出赫梯人统治时期沿海地区的政治地理形势,从北部开始,依次是爱琴海沿岸的维路萨、塞哈河流域国家、阿黑亚瓦、卢卡、地中海北岸的阿尔查瓦以及地中海东北岸的基祖瓦特那国家。有学者认为,维路萨应是希腊人口中的特洛伊,卢卡应是希腊人所称的吕西亚。^[3] 赫梯国家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也时时发生变化,当一一将这些沿海

国家收入赫梯帝国版图之后,赫梯人直接面对大海,与今天的塞浦路斯居民,赫梯人称阿拉西亚人,发生了直接冲突。但是,长时间与大海的隔绝显然导致赫梯帝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十分薄弱,与阿拉西亚人的冲突成为赫梯帝国灭亡的导火索。

埃及国王的舰队和商船也早已在地中海南北航行。埃及与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最早在青铜时代早期(约公元前3500—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存在,埃及早王朝一、二期,也有间接证据表明埃及影响继续向北部扩展。埃及中王国第十二王朝时期,拜不勒斯已经是埃及与克里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喜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了第十五王朝,恢复了已经中断的与克里特的贸易联系,埃及影响继续向北扩展,三角洲地区以及巴勒斯坦南部在喜克索斯政权的控制下,密切的贸易关系继续保持。在克里特出现了具有埃及特色的圣甲虫印章,在埃及喜克索斯人的都城阿瓦利斯,也发现了具有克里特风格的壁画。在第十八王朝的壁画中,出现了来自爱琴海的使团。^[9] P255-262) 埃及文学作品中也有以航海为主题的故事,如《外那木报告》讲述了外那木被派往地中海东南岸的拜不勒斯购买红木修建阿蒙神庙的故事。在新王国时期,约旦河两岸均为埃及领土的组成部分,埃及人与地中海的交往更加直接和频繁。

地中海东部海岸是两河流域地区各强国、赫梯王国以及埃及王国争夺得重要地区,它不仅是政治军事要道,也是水路商业交通的枢纽。在乌鲁克时期,乌鲁克人(即苏美尔人)就曾经有移民在叙利亚地区定居,后来阿摩利人、胡利安人的移民浪潮先后经过这个地区。公元前1400—公元前1200年,随着胡利安人国家米坦尼的衰落,迦南人的乌加里特国家逐渐成为叙利亚地区的主要势力,附属于赫梯王国的统治。在赫梯国家与埃及国家争霸斗争中,迦南地区成为两国争夺的焦点地区,先后处于赫梯人和埃及人控制下。赫梯国家灭亡后,部分赫梯人南迁到叙利亚地区,与当地共同建立了部分小国,史称“新赫梯人时期”,这些人后来亦成为迦南人的组成部分。在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时期,迦南还是两国的西部边界,亦是民族混杂,迁徙频繁的地区。迦南人指生活在叙利亚南部迦南地区的居民。迦南地区北起西顿,南至加沙,西临地中海,东抵约旦河

谷。因其重要城市乌加里特在贸易中享有盛名,故又称乌加里特。乌加里特处于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贸易的中间点上,来往商人和商队频繁。在乌加里特城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来自安那托利亚、塞浦路斯(古称阿拉西亚)、爱琴海商人经商和居住的遗迹。

希腊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期,克里特人与安那托利亚人、两河流域人和埃及人都建立了广泛的贸易联系。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东部中央,十分适合船运贸易,克里特的水手向北可以到达希腊半岛和黑海,向东抵地中海东岸各地区,向南达埃及,西至地中海西部岛屿及沿岸地区。考古学者在克里特发现了两河流域的印章,在地中海和爱琴海底发现了这个时期的沉船,古埃及文献中记录了埃及人对克里特岛的访问和见闻。在克里特,一些重要的商业口岸和进出口加工基地,如东部的扎克罗、南部的科莫斯、北部的马利亚等,迅速兴起。来自地中海东岸及东部海域各岛屿的原材料和各种产品涌入克里特,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9] P254-255}早在青铜时代中期,希腊大陆就已经与包括特洛耶在内的爱琴海北部地区、基克拉迪斯群岛存在着贸易关系。青铜时代晚期,它又与克里特开始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在此时已发展至高峰。在米诺斯文明的影响下,其历史步入文明时代。之后迈锡尼文明的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展,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展开了广泛的贸易、殖民乃至武力掠夺和征服。在公元前14-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文明的全盛时期,其贸易活动范围东到特洛耶、西里西亚、叙利亚等西亚沿海地区,南抵埃及,西达南意大利和撒丁岛,北至马其顿。大约公元前1450年,希腊人在克诺索斯建立王朝,取代了当地米诺斯人的政权,统治了克里特全岛。迈锡尼希腊人是当时东部地中海世界最强有力的民族之一,其势力仅次于控制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赫梯帝国和埃及新王国。

二

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一百年间,两河流域及东地中海地区的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安那托利亚地区曾经盛极一时的赫梯帝国灭亡了;在叙利

亚巴勒斯坦地区,多数城邦也衰落了,最主要的乌加里特和埃玛尔城邦国家衰亡,在塞浦路斯岛上,政权垮台了,当地代表民族特色的文化也发生转变,埃及不再拥有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南部地区的控制权,在公元前11世纪,埃及又失去了对西奈地区和努比亚地区的所有权。随着诸强国的衰落,以至灭亡,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一些新的民族、新的国家纷纷兴起。在两河流域地区,亚述人兴起了,巴比伦人的统治面临重重危机。这一切都是由所谓的海上民族带来的。

海上民族是对公元前1200年前后先后迁徙到东地中海地区的各个部族和民族的统称。根据埃及法老麦奈普塔赫的铭文记载,在他统治的第五年(公元前1200-公元前1209年),他抵御利比亚联军对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地区的侵袭,联军中有一部分人是“来自所有地区的北方人”“海上国家的(人)”,海上民族的称呼因此得名。约公元前1176年,在埃及法老拉美西斯第八年的战争中,他抵御由叙利亚经海上和陆路南下的民族的侵袭,其中一些部族的名称与麦奈普塔赫铭文中记载的“海上民族”的部分名称相同。根据浮雕中描绘的画面,这些人随军带着家庭和牛车,应是部落迁徙,在寻找新的居住地。其中,卢卡人应是曾经生活在安那托利亚赫梯王国南部卢卡地区的居民,在与埃及军队进行的卡迭什战役中,他们曾经是赫梯军队的组成部分。萨尔登人,从穿着上看,与叙利亚地区青铜时代末期人们的穿着相似。从公元前14世纪末开始,他们在埃及军队中担任雇佣兵。在拉美西斯三世与海上民族的战役中,双方军队中都有萨尔登人士兵。他们应是东地中海人,居住在土耳其或利凡特地区。登奄人可能在公元前14世纪居住在乌加里特北部,在服饰与装备上,与海上民族中的派莱塞特人和杰克尔人相似,证明这些部族之间可能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和相似的生活方式,同时一起担任雇佣兵。拉美西斯三世在一篇祈祷文中曾经指出,他将一部分人迁移到边境地区,担任边防军队,同时迁徙的还有他们的家人。^{[10] P388-389}这些人中就包括上述海上民族中的一些部族。考古证据也证明,在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3世纪,当时埃及的北部边境确实曾经有一些边防驻军要塞,驻军即为所谓的海上民族。这些边防军队在中央政府无

暇顾及及时,极有可能逐渐演变发展为独立的城市国家。《旧约圣经》中提到的腓力士人城邦国家很有可能是其中的一支。还有一部分人可能组织起来掠夺商路和侵占周边国家,以获取生活资料;或者参加周边国家的军队,成为雇佣兵。

海上民族中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民族成分。由于他们并未建立统一国家,保留文字,因此关于这个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宗教信仰,我们无从得知。但在政治上,海上民族的军事行动极大地改变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形势,进而改变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民族构成,古代社会也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三

在希腊大陆,迈锡尼文明覆亡,在希腊半岛出现了新移民浪潮。多里斯人于大约公元前1120年渡海前往克里特和爱琴海南部很多岛屿。其中某些岛屿在此之前已有他们的多里斯同族到达。多里斯人又从这些岛屿进一步推进到小亚细亚西海岸南部地区。小亚细亚西海岸南部及附近岛屿也因此得名“多里斯”。伊奥尼亚人从雅典向小亚细亚移民。移民开始于大约公元前1000年,分几批进行,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到达亚洲的伊奥尼亚移民虽然来自不同的部落,但都认同“伊奥尼亚人”这个共同的名称。该名称在亚洲各民族中流传开来,成为他们对希腊人的统称。小亚细亚西海岸中部地区也因此得名“伊奥尼亚”。^①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展开大规模的殖民活动,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起,因为与腓尼基人殖民活动发生正面冲突,希腊人在西部和中部地中海地区的殖民活动锐减。希腊人在与腓尼基人殖民竞争的同时,在文化上又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公元前750—公元前650年间是希腊人在艺术和宗教上的东方化时期,他们就是主要通过与腓尼基商人、工匠等人员的接触而接受到近东影响的。

海上民族移民浪潮结束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居民也出现了新面孔,腓尼基人、阿拉米亚人和希伯来人开始在东地中海地区历史变迁中扮演重要角色。

腓尼基人开始成为东地中海,乃至整个地中海

地区海上贸易的主角。有关腓尼基人的历史、文化,后人的了解大多来自他们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殖民地。在考古发现和文献记录,以及古典作家记录中的腓尼基人是生活在北非和西地中海地区的腓尼基人,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当地的风俗文化,他们的文化表现出融合的特点。在《荷马史诗》中,腓尼基人被看作是高级工匠、强盗、流浪者和商人,是四处游荡的民族。在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中,记录了腓尼基人在希腊地区的殖民活动。修昔底德指出,腓尼基人在西西里半岛的殖民活动甚至早于希腊人。东方的一些学者也记录了腓尼基人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活动,公元1世纪的约瑟福斯曾经记录过推罗的一些腓尼基统治者的名字,描述他们的活动。犹太人对腓尼基人的看法也与探险家、商人的定位相去不远。

在古代两河流域文献记载中,对腓尼基人的描述也大同小异。根据亚述文献,大约公元前1100年左右,亚述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战胜腓尼基人之后,出访腓尼基城市,腓尼基人箪食壶浆以迎之,献给他华服、贵器、象牙、稀有木材等,并以海上旅行款待他。这时的亚述国家正是中王国统治鼎盛时期,在巴比伦和埃及统治日趋衰微的时候,腓尼基人需要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和稳定的市场。公元前10世纪,中亚述王国的统治衰亡后,腓尼基人又转而经营与正在兴起的以色列王国的关系。从大卫王到所罗门王时代,以色列国控制着从红海到叙利亚、进而到安那托利亚和两河流域地区的贸易路线。亚述帝国兴起后,亚述人大量引进腓尼基人的技术和工匠。在亚述首都尼姆路德的王宫里,具有腓尼基人特色的象牙雕刻、家具、金属制品随处可见。同时,在亚述与埃及的贸易中,腓尼基人获得了担任中间商的权力。公元前8世纪末,亚述帝国版图向叙利亚地区扩张,腓尼基人成为帝国主要的原材料供应商。腓尼基人也在这时开始将贸易和探险的触角伸向西地中海地区,通过贸易手段将东西地中海连成一体。

阿拉米亚人则开始向传统的巴比伦人、亚述人统治区域渗透,并逐渐掌握了地中海东岸向东的陆路贸易通道,不久阿拉米亚语开始成为商业流通语言。阿拉米亚人是西塞姆民族,它同样并非一个统一民族,而由多个部族组成。这些部族

唯一相同在于均使用阿拉米语。阿拉米语与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相似,属西北塞姆语族。公元前9世纪起,阿拉米人开始接受字母文字,阿拉米语逐渐成为西亚地区的通用语言和文字。公元前7世纪,它作为西亚地区通用语言的地位才被阿拉伯语取代。

约公元前1050年,阿拉米人已经在叙利亚和两河流域上游地区定居。青铜时代晚期,阿拉米人建立的小国林立,在叙利亚地区。在两河流域地区,也很早就有阿拉米人生活的记录了。在阿卡德语中,他们被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称为阿赫拉穆,意为游牧人。^{[10] P395}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从在位的第四年开始,先后有14年的时间都把处理与阿拉米人的政治关系作为统治重点。他在文献中说:“为了阿赫拉穆—阿拉米人的事情,我先后28次渡过幼发拉底河,一年两次。”^{[7] P275}公元前10世纪末,他们已经在亚述中心区的西部,即两河流域地区上游建立了国家,驱逐了当地的亚述人;他们征服亚述地区,将亚述人驱赶到基瑞乌瑞山里。他们抢走了他们(即亚述人)的金、银和他们所有的财产。”^{[7] P275}随着亚述帝国日益强大,阿拉米人建立的小国逐渐被并入王国版图。向西往叙利亚迁移的阿拉米人,直达巴勒斯坦地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几个重要的王国。所罗门统治期间,阿拉米人的主要权力中心向大马士革转移。^[11]公元前9世纪初,阿拉米人建立的大马士革王国十分强大,对以色列构成严重威胁。就目前所有的证据看,阿拉米人的活动范围多限于地中海东岸向内陆的地区,并不似腓尼基人那样在东西地中海海上交通中叱咤风云。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阿拉米人和腓尼基人都是多种民族因素集合而成的民族称谓,两者的活动区域也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阿拉米人的语言和商业管理作用在地中海地区以及东岸内陆地区的普及可以证明这一点。

希伯来人在东地中海地区古代政治发展史中也许并不是主角,但是,正是希伯来人在古代近东地区深厚的文化积淀氛围中吸收、发展并保存了古代近东文化的精髓,并在以后的历史中对整个世界的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公元前750—公元前625)作用。处在埃及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之交的希伯来人的历史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宗教

上受到这两个古代文明的深厚影响。根据文献和考古发现,居住在迦南地区的希伯来人先后与阿摩利人、阿拉米人、新赫梯人、腓力斯丁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等交流与融合,在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共性和相似性。埃及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表现在多个领域。在圣经文献中出现了埃及智慧文献片段,埃及宗教画像手法也影响了以色列产生前的迦南地区,再被后来的以色列人吸收,出现在圣经绘画中。埃及的智慧文献中有部分段落直接在犹太人文献中出现。犹太人的一神观念的发展过程与古代两河流域地区主神崇拜的发展关系密切。两河流域地区宗教神祇崇拜经过三千年已经发展到至高神崇拜,巴比伦人的马尔杜克神和亚述人的阿淑尔神分别是两个民族的主神,在宗教神祇崇拜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被称为众神之王,他们的城市被尊为宇宙中心、永恒之城,是两个民族的圣城。《圣经》中最古老的诗歌《海之歌》中有这样一句话:“主神之中,谁如你?”一方面说明在早期犹太宗教传统中,还存在着耶和華之外的神,另一方面,他已经是至高无上的神,与马尔杜克神和阿淑尔神的地位不谋而合。其次,在摩西十诫中,规定了犹太人的安息日传统,以及需要遵守的历法和节日传统,这些都脱胎于两河流域文明中的相关因素。再次,犹太人的上帝选民观念与两河流域居民中巴比伦人、尼普尔人、西帕尔人的特权有关,与基底努图的观念有关。最后,犹太人的摩西十诫中第6—10条是道德规范,与古代两河流域自古以来的立法传统极其类似。在吸收和融合了多个古代文明的精髓后,希伯来人继续以自己的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影响着地中海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这时,东西地中海地区的民族关系也早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方文化的界限也已日益明确。

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兴起并迅速扩张领土,它吞并了从伊朗高原西部和南部经两河流域地区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广阔领土,并沿地中海东岸向南征服了埃及新王国。这样,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被纳入了波斯帝国的统治范围。波斯王通过修建道路、发展长途贸易,将地中海东部内陆贸易路线统一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这个时期,地中海东部的两个重要势力——波斯人与希腊人已经可以进行面对面的文化交往。从古代东地中海地区

政治和经济交往的历史看,东地中海地区应处于一个共同的生存圈之内,东地中海地区的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经历了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表现出诸多相似性,当然也表现在文化上。

四

古代东地中海地区居民在文化上的相似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思想观念上,东地中海居民在宇宙观、世界观与人生观,国家与王权观念,文化认同标准以及宗教观念上都具有相似性。此外,古代东地中海地区居民在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上,在生产生活方式及习俗上,也具有一致性。

东地中海地区各古代民族在文化上产生相似性的原因可以从几个层次加以解释:

首先,相似性特征源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共同经历的阶段或过程。如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国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和运转,是多数民族都曾共同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在向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在各民族历史中找到原始民主制度的影子,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城邦中的统治者、长老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决策机制与后来的希腊城邦民主制度有相似或相同因素。此外,多神教信仰,对天地星辰、自然万物的崇拜,祭祀、供奉、牺牲等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东地中海地区各古代民族的原始宗教崇拜中,对大地母神的崇拜均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从世界范围看,生殖崇拜,特别是对母神的崇拜,几乎是所有民族原始宗教崇拜中都存在的一个现象,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母神雕像或绘画中强调胸部和臀部,而且,母神也往往与风调雨顺、富庶丰收联系在一起。公元前9000年,查塔·休於人供奉的主神就是这样一个肥臀丰胸,十分丰腴的女神,在不同场合,她以生育、哺乳和有秃鹰陪伴的老妇人形象出现,表达人畜兴旺的期盼。希腊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土小雕像(偶尔为石雕像)大多是裸体妇女,腹部、臀部和性器官被夸大突出着,她们应该也是象征人口、牲畜和土地丰产的母神。

其次,各语族对相同的原始文化传统的继承也造成部分民族文化中存在相似因素。东地中海地区的居民主要属于两大语系,即印欧语系和亚

非语系。在多次移民过程中,两大语系的居民在相遇、碰撞、冲突过程中逐渐走向和平相处。但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各语系居民的某些原始共同性特征仍然被保存下来。比如,印欧语系居民中普遍存在着对雷神的重视和崇拜,在印欧人的丧葬传统中的某些习俗也被共同继承,这在荷马史诗以及零星的赫梯文献中能够发现。^[8]在亚非语系塞姆人的传统中,对月神、金星神等崇拜的传统也被多数塞姆民族尊崇,在巴比伦人、阿拉米人,以及原始阿拉伯人宗教生活中都占据一席之地。各语系民族对自身语言文化的继承是最一致和连贯的。赫梯人、卢维人以及帕莱人等印欧移民到达安那托利亚高原后,虽然接受了以塞姆语言为主的楔形文字书写体系及大量塞姆语及苏美尔语、胡利安语等多种语言词汇,但仍保留了印欧语言的基本内核。

第三,在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吸收产生了共性因素。地中海地区古代居民之间交往的形式是多样的,包括人口迁移、物质交换和文化模仿等。在地中海东岸的考古发现中,我们发现了类似的城市公共建筑、相似的建筑装饰风格和生活装饰品、如出一辙的城市进排水系统,以及统一的度量衡器具等,都证明了不同地区古代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是,单凭有限的考古发现,我们无法确定这些考古遗存是移民的证据,还是文化影响的遗存。文化融合的过程也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不尽一致。多神崇拜的特点导致各民族神祇崇拜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共通性,比如叙利亚地区广泛崇拜的女神塞贝尔,其各方面特色在巴比伦和亚述宗教的伊斯塔女神、胡利安和赫梯宗教的库巴巴女神,甚至埃及的伊西斯女神中都可找到相似性。而从叙利亚地区所处各国交往中心的位置看,塞贝尔显然是多种宗教特色融合的产物,并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对塞贝尔神的崇拜甚至持续到罗马人统治时期。在希腊,促成“黑暗时代”和古风时代初期宗教上新变化和导致希腊宗教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近东宗教的影响。在宗教领域,希腊在各个时期内都受到了近东的很大影响。赫西俄德的诗作中保存的创世神话、继承神话和神的谱系与近东的阿卡德、胡里安、赫梯和腓尼基的同类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近东的这些神话可能最终都来源于

苏美尔神话。“黑暗时代”和古风时代初期,近东宗教的大量因素,主要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宗教因素进入希腊,并且对于希腊宗教的最终成型起了重大的作用。例如,阿波罗、阿耳忒弥斯、赫法伊斯托斯和阿佛洛狄特等神崇拜的若干要素都可以在近东宗教中找到根源或联系。在崇拜习俗方面,设有崇拜偶像的巨大神庙建筑从几何陶时期开始出现,这可能更多地是受近东,尤其是西塞姆文化影响的结果,而非青铜时代本土宗教建筑传统的延续。古典形态的献祭仪式的某些要素,特别是杀牲燔祭也是后迈锡尼时期学习近东宗教的成果。^{[12] P147-167}在不同民族文化接触和融合过程中,都存在着从相互对立、冲突、碰撞到接受、吸收和融合,最终完成本土化的过程。在赫梯,赫梯人先是完成了安那托利亚土著的哈梯人文化的吸收和融合,又接受了两河流域文化以及胡利安文化,并最终完成了赫梯本土化过程。^{[12] P147-167}赫西奥德的《神谱》也是如此,赫西奥德将希腊人原有宗教传统中秩序混乱的神祇群体,系统化地安置进了东方的神学框架,同时又以自己的创造力将这个神学体系充分地希腊化。^①

最后,某些文化上的相似性应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有关。东地中海各民族的早期王权观念有其相似性特点。怎样才是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在苏美尔人以及后来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看来,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是一个无所不知、有智慧的人,他应该为自己所在的城市或国家建造防御体系,他应该修缮神庙来表示对神的尊重,他应该是个勇猛的武士,与外来入侵者、被征服者,乃至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战斗等等。这就是两河流域人对吉尔伽美什的定义,它也是对所有统治者的标准和要求。^{[13] P1-2}在古典作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对米诺斯王的评价,他是一个英明的统治者,他建立了城市,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在神话中,他是一个勇猛的武士,但也自认为神。应该说,在早期国家中,统治者通过自封为神、王权神授等方式宣扬自身的权力与王位继承的合法性是比较普遍的。但从东地中海地区早期国家的王权观念看,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其特殊性,首先是王具有制定法典的义务和权力;其次是王具有维护和建立城市的责任。城市的发展是古代东地中海地区的特色和亮点。考古发现已

经证明至少两河流域地区的古代城市与王宫的布局结构与克诺索斯城及其王宫有众多的相似点。各地的民居建筑也有相似之处。这与当地相似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有不可否认的关系。此外,从象形文字及楔形文字向字母文字的发展也与东地中海地区特定的地理位置有关。从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音节型文字向字母文字的转变,是经过东地中海地区多个民族的共同努力完成的。从约公元前1600年开始,叙利亚地区开始出现文字书写的变革,用楔形文字书写的音节文字开始向字母文字转化。古波斯人将繁琐的几百个楔形文字音节符号简化为几十个用于古波斯语中,乌加里特人进一步简化为36个在乌加里特语中使用。公元前1300年,用楔形文字书写的乌加里特字母产生,现代字母中的a、b、g等字母出现,现代考古发现的许多乌加里特文献就是用这种文字书写的。^{[10] P303}而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字母顺序的雏形也在这个时候产生。源自埃及的西奈文字符号是较早的具有字母文字特点的古文字。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使用23个辅音符号诠释腓尼基语,后来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希腊字母,并成为今天西方广泛使用的字母文字的祖先。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过:“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14] P57}文字的发展只有在东地中海地区这样一个具有广阔地区、交通便利、多民族文化汇合的地方才能够实现。

地中海地区,特别是东地中海地区古代民族之间的交往,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活动开始以来几乎没有中断过,或者说,从一开始东地中海地区的发展就是一个整体。东地中海地区居民的频繁移动使得他们原有的语言习惯、生活习俗逐渐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在社会发展阶段、宗教习俗、思想观念、语言文字、建筑艺术等多方面表现出一致性特点。可以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这个时期是完全不存在的。公元前490—公元前480年,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爆发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希波战争,这应该是东地中海地区的主要民族之间第一次如此大规模、近距离的接触。在经过之前一千多年的不断交往和融合后,东地中海东西两端的发展似乎终于走向对立了。希波战争之后形成的希腊人与蛮族人对立的观念也似乎预示了地中

海开始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分野或界限了。但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东征横扫整个地中海东岸,使东地中海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领土,希腊化时代的到来又一次为所谓东西方文化带来了亲密接触与融合的机会。罗马人的扩张最终把地中海变成罗马帝国的内海,地中海的历史进入新时代。

注释:

- ① 参见徐晓旭关于古代希腊民族的论述,载刘健等《古代世界的民族与宗教》,江西人民出版社(待出)。
- ② 相对于埃及学和赫梯学研究中对上关系问题的关注,在古代两河流域史研究中,几乎没有关于两河流域人与地中海地区交往问题的研究成果,一个原因是两河流域人自古就有河运传统,加之与波斯湾地区也很早就建立了贸易关系,因此,如何甄别文献中出现的航运术语及海上岛屿名及地名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两河流域文献中涉及到的海上关系的资料还没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此外,由于两河流域人往往通过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居民与地中海居民进行贸易联系,而对这些地区的历史研究还不成熟,很难提供足够的资料。
- ③ Trevor Bryce, "The Boundaries of Hatti and Hittite Border Policy", *Tel Aviv* 13-14/1(1986-1987), pp. 85-102; "The nature of Mycenaean Involvement in Western Anatolia", *Historia* 38/1(1989), pp. 1-21; "Hellenism in Lycia. Descoudres", Jean-Paul ed. *Greek Colonists and Native Popu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p.531-541; "The Lukka Problem - and a Possible Solution",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33(1974), pp. 395-404; Silvin Ko?ak, "The Hittites and the Greek", *Linguistica* 20(1980), pp. 35-48.

参考文献:

- [1] 费尔南·布罗代尔.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2] 费尔南·布罗代尔. 地中海考古: 史前史和古代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3] 刘健. "世界体系理论"与古代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 2006(2).
- [4] Douglas R. Frayne. *Sargonic and Gutian Periods: (2334 - 2113 BC)* [M].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1993.
- [5] P. Michalowski. *Sumer Dreams of Subartu: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 K. van Lerberghe and G. Voet. *Language and Cultures in Contact. At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Syro - Mesopotamian Realm*, RAI 42 [C]. Leuven, 1999.
- [6] W. Moran. *Amarna Letters* [M]. Baltimore, 1992.
- [7] J. B.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3rd. rev. edn) [M]. Princeton, 1969.
- [8] 刘健. 赫梯文献中的阿黑亚瓦问题 - 小亚与赫梯早期关系新探[J]. 世界历史, 1998(4).
- [9] 王以欣. 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 [10] Amélie Kuhrt. *The Ancient Near East c. 3000 - 330 B. C.*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11] 《圣经·列王纪》上卷十一 [Z].
- [12] 刘健. 论赫梯宗教的特点 [A]. 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文集 (第一卷) [C].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13] Andrew George. *The Epic of Gilgamesh*, Penguin Books [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3.
- [14]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 吴象婴, 梁亦民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Exchanges between Ancient Ethnic Groups in East Mediterranean Region and Their Cultural Features

LIU Jian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The so-called boundary between oriental culture and occidental culture was not originally in existence. But influenced by the euro-centric conception, in modern researches on ancient history, the world is artificially segmented into western and eastern sections, of which the seashore of East Mediterranean becomes the boundary. In fact, since ancient times, residents of the East Mediterranean have migrated and interacted so frequently that their original language habits and life customs have been gradually integrated, which have shown great similarities in many aspects during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Key words: East Mediterranean, language, life, cultural, nation, residents

(责任编辑: 陈吉)